



詩人玉屑卷之十五

王維

輞川之勝

新都

汪元臣輔嗣甫訂
汪翼龍子羽甫校

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春烟花落家童未掃鶯啼山
客猶眠每哦此句令人坐想輞川春日之勝此老傲睨
閑適於其間也 漁隱

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詩曰藍
溪白石出玉山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此摩
詰之詩也或曰非也好事者以補摩詰之遺 東坡

造意之妙與造物相表裏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
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回期此詩
造意之妙至與造物相表裏豈直詩中有畫哉觀其詩
知其蟬蛻塵埃之中浮游萬物之表者也山谷老人云
余頃年登山臨水未嘗不讀王摩詰詩顧知此老曾次
定有泉石膏肓之疾

後湖

晦庵謂詩清而少氣骨

王維以詩名開元間遭祿山亂陷賊中不能死事平復
幸不誅其人既不足言詞雖清雅亦姜弱少氣骨獨山
中人與望終南迎送神為勝

韋蘇州

清新妙麗

韓子蒼云韋蘇州少時以三衛郎事元宗豪縱不羈元
宗崩始折節務讀書然余觀其人為性高潔鮮食寡欲
所居掃地焚香而坐與豪縱者不類其詩清深妙麗雖
唐詩人之盛亦少其比又豈似晚節把筆學為者豈蘇
州自序之過欵蒼溪漁隱曰韓子蒼云韋蘇州少時以
三衛郎事元宗豪縱不羈余因記唐宋遺史云韋應物
赴大司馬杜鴻漸宴醉宿驛亭醒見二佳人在側驚問
之對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因令二樂妓侍寢問記得

詩否一妓強記乃誦曰高髻云鬟宮樣粧春風一曲杜
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尺蘇州刺史腸觀此則韋應
物豪縱不羈之性暮年猶在也子蒼又云余觀韋蘇州
為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此是韋集後
王欽臣所作序載國史補之語但恐溢美耳

自成一家

畫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澹
自成一派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
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後貴之白樂天

已為當時所貴

劉太真與韋蘇州書云顧姜作來已足下郡齋燕集想

亦示何情致暢茂道逸之如此宋齊間沈謝吳何始精
於理意懽體物備詩人指後之傳者甚失其源惟足補
其橫流師摯之始閔睢之亂於足下之文見之矣則知
蘇州詩為當時所貴如此燕集所作乃兵衛森畫戟畫
寂凝清香也王直方詩話

逸詩

俗吏閑居少同人會面難偶隨香署客來訪竹林歡暮
館花微落春城雨暫寒甕間聊共酌莫使宦情闌陪王
郎中尋孔徵君詩也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雲霞出
海曙梅柳度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忽聞歌古
調歸思欲沾巾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詩也二篇皆佳

作而韋集逸去余家有顧陶所編唐詩有之故附見于此復齋謾錄

韋詩流麗

徐師川云人言蘇州詩多言其古淡乃是不知言蘇州詩自李杜以來古人詩法盡廢惟蘇州有六朝風致最為流麗呂氏童蒙訓

古詩勝律詩

韋應物古詩勝律詩李德裕武元衡則律詩勝古詩五字句又勝七字張籍王建詩格極相似李益古律詩相似然皆非應物之比也隱居詩話

蘇後想讀韋詩而有感

余每讀蘇州漠漠帆來重冥冥鳥去遲之語未嘗不茫然而思喟然而嘆嗟乎此余晚泊江西十年前夢耳自余犇竄南北山行水宿所歷佳處固多欲求此夢了不可得豈簾葭莽蒼無三湘七澤之壯雪蓬烟艇無風檣陣馬之奇乎抑吾且老矣壯懷銷落塵土全沒而無少日烟霞之想也慶長筆端立壑固自不凡當為余圖蘇州之句於壁使余隱几靜對神遊八極之表耳後湖集

絕唱

蘇州云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東坡用其韻曰寄語菴中人飛空本無迹此非才不逮蓋絕唱不當和也如東坡羅漢贊空山無人水流花間此八字還許人再道

否許彦周詩話

詩有深意

蘇州詩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郡中宴集云自慙居處崇未覩斯民康余謂士君子當切々作此語彼一意供租專事土木而視民如讐者得無愧此詩乎若溪

孟浩然

坐詩窮

孟浩然詩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疎唐元宗聞之曰卿自弃朕朕何弃卿孟貫詩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周世宗聞之曰朕伐叛弔民何謂有巢無主二子正坐詩窮所謂轉喉觸諱漫叟詩話

高遠

浩然詩掛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峯但詳看此等語自然高遠 呂氏童蒙訓

韻高才短

子瞻謂浩然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耳後山詩話

岑參詩

浩然夜歸鹿門寺歌云山寺鳴鐘晝已昏漁梁渡頭爭渡喧岑參巴南舟中夜事詩云渡口欲黃昏歸人爭渡喧岑詩語簡而意盡優於孟也

漁隱

山谷贊

山谷題浩然畫像詩浩然平生出處事跡悉能道盡乃詩中傳也其詩云先生少也隱鹿門爽氣洗盡塵埃昏賦詩真可凌鮑謝短褐豈愧公卿尊故人私邀伴禁直誦詩不顧龍鱗逆風雲感會雖有時顧此定知毋枉尺

襄江渺渺泛清流梅殘臘月年年愁先生一往今幾秋後來誰復釣槎頭

漁隱

秀句

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為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道遇景入韻不拘奇快異令齷齪東人口者涵涵然有平大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者也北齊羨蕭懿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踈先生有微雲淡河漢踈雨滴梧桐樂府羨王融殘日霽沙嶼清風動甘泉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露滋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聲此與古人

爭勝於毫釐也稱是者衆不可悉類嗚呼先生之道復何言耶謂乎貧則天爵于身謂乎死則不朽於文爲士之道亦以至矣先生襄陽人也日休亦襄陽人旣慕其名觀其貌蓋思文王則嗜昌歎思仲尼則師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茗溪漁隱曰露滋寒塘草月映清淮流此以爲謝眺詩東觀餘論以爲何遜詩東觀見何遜集而云之則日休以爲謝眺詩恐誤也皮日休

韓文公

掀雷抉電

韓吏部歌詩累百首而驅駕氣勢若掀雷抉電撐決於天地之垠司空圖題柳集後

變詩格

書之美者莫如顏魯公然書法之壞自魯公始詩之美者莫如韓退之然詩格之變自退之始東坡

用意

退之詩酌酏馬上知爲誰此七字用意哀悲過於痛哭又詩云銀燭未銷窓送曙金釵半醉坐添春殊不類其

為人乃知能賦梅花不獨宋廣平許彥周詩話

改一字遂失一篇之意

詩中有一字人以私意竄易遂失古人一篇之意若相公親破蔡州來今親字改作新字是也茗溪漁隱曰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見寄云三日柴門擁不開塔庭平滿白皚皚今朝蹋作瓊瑤跡爲有詩從鳳沼來今從字改作仙字則失詩題見寄之意也漫叟詩話

公末年詩閑遠有味

子美詩善敘事故號詩史其律詩多至百韻本末貫穿如一辭前此蓋未有然荆公作四家詩選而長韻律詩皆棄不取如夔府書懷一百韻亦不載退之詩豪健奔

放自成一家世特恨其深婉不足南溪始泛三篇乃末年所作獨爲閑遠有淵明風氣而詩選亦無有皆不可解公宜自有旨也茗溪漁隱曰退之詩如何人有酒身無事誰家多竹門可款之句尤閑遠有味蔡寬夫詩話

南溪始泛

洪龜父言山谷於退之詩少所許可最愛南溪始泛以爲有詩人句律之深意王直方詩話

後山論退之詩

韓詩如秋懷別元協律南溪始泛皆佳作也後山詩話

琴操

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之人用樂府爲題者直當代

其人而措辭如公無渡河須作妻止其夫之辭太白輩或失之惟退之琴操得體琴操柳子厚不能作子厚皇雅退之亦不能作也 唐子西語錄

送李愿歸盤谷

歐陽文忠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余亦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平生欲效此作一文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退之尋常詩自謂不逮李杜至於昔尋李愿向盤谷一篇獨不減子美 東坡

晉公賡酬

退之和裴晉公征淮西時過女几山詩云旗穿曉日雲

霞雜山倚秋空劔戟明敢請相公平賊後暫攜諸吏上崢嶸而晉公之詩無見惟白樂天集載其一聯云待平賊壘報天子莫指仙山示老夫方時意氣自信不疑如此豈容令狐楚輩沮撓乎晉公文字世不傳晚年與劉白放浪綠野橋多為唱和間見人文集語多質直渾厚計應似其為人如灰心緣忍事霜鬢為論兵之類可謂深婉李文定公迪在中書嘗諷誦此兩句親書於壁 蔡寬夫詩話

聯句

雪浪齋日記云退之聯句古無此法自退之斬新開闢余觀謝宣城集有聯句七篇陶靖節集有聯句一篇杜

工部集有聯句一篇則諸公已先爲之至退之亦是公
襲其舊若言聯句自退之斬新開闢則非也 魚隱

彈琴詩

退之聽穎師彈琴詩云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
飛揚此泛聲也謂輕非絲重非木也喧啾百鳥羣忽見
孤鳳凰泛聲中寄拍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吟繹聲也
失勢一落千丈強順下聲也僕不曉琴聞之善琴者云
此數聲最難工自文忠公與東坡論此時作聽琵琶詩
之後後生隨例云云抑下惠則可吾則不可故特論之
少爲退之雪冤 許彥周詩話

評退之詩

沈括存中呂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擇治平中同
在館下談詩存中曰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耳雖健美
富瞻而格不近詩吉甫曰詩正當如是我謂詩人以來
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擇是吉甫四人交相詰
難久而不決公擇忽正色謂正仲曰君子羣而不黨公
何黨存中也正仲勃然曰我所見如是顧豈黨耶以我
偶同存中遂謂之黨然則君非吉甫之黨乎一座大笑
隱居詩話

子由陋聖德詩

詩人詠歌文武征伐之事其於克密曰無矢我陵我陵
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其於克崇曰崇墉言言臨衝

閑閑執訊連連收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
無侮其於克商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
大商會朝清明其形容征伐之盛極於此矣退之作元
和聖德詩言劉闢之死曰婉婉弱子赤立偃蹇牽頭曳
足先斷腰膂次及其徒體骸撐拄末乃取闢駭汗如雨
揮刀紛紜爭切膾脯此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
謂無愧於雅頌何其陋也 蘇子由

韓柳警句

蔡天啓言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字警句文潛舉退之
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子厚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
秋皆集中第一

柳儀曹

名宗元字子厚

東坡平柳州詩

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固已至矣而杜
子美李太白以英偉絕世之資凌跨百代古之詩人盡
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
出雖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子厚發纖穠於
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
兵亂之間而得詩人高雅獨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
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於
酸鹹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嘆也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

蘇州上退之豪放竒險則過之而温麗靜深不及也所
貴於枯淡者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
流是也若中邊者皆枯亦何足道佛言譬如食蜜中邊
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
無一也 東坡

休齋評子厚詩

柳子厚小詩幼眇清妍與元劉並馳而爭先而長句大
篇便寬窘迫不若韓之雍容惟平淮詩二篇名為唐雅
其序云雖不及尹吉甫召穆公寺庶施之後代有以佐
唐之光明其自視豈後於古人哉其一章云師是蔡人
以宥以釐度拜稽首廟見元龜又云其危旣安有長如

林曾音是謹說化為嘔吟甚似古人語而卒章音震是音切
以告德音歸牛休馬豐稼于野皆叶以古音音切
音其卒章云蔡人率止惟西平有子西平有子惟我有
臣疇允大邦俾惠我人尤得古詩體也

詩眼評子厚詩

子厚詩尤深難識前賢亦未推重自東坡發明其妙學
者方漸知之余嘗問人柳詩何好荅曰太抵皆好又問
君愛何處荅曰無不愛者便知不曉矣識文章者當如
禪家有悟門夫法門百千差別要須自一轉語悟入如
古人文章直須先悟得一處乃可通其他妙處向因讀
子厚晨詣超師院讀禪經詩一段至誠潔清之意參然

在前真源了無取妄迹世所逐微言異可冥繕性何由
然真妄以盡佛理言行以盡薰修此外亦無詞矣道人
庭宇靜苔色連深竹蓋遠過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
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予家舊有大松偶見露洗而
霧披真如洗沐未乾染以翠色然後知此語能傳造化
之妙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蓋言因指而見月遺經
而得道於是終焉其本末立意遣詞可謂曲盡其妙毫
髮無遺恨者也哭呂衡州詩足以發明呂溫之後偉哭
凌負外詩書盡凌准平生掩役夫張進骸既盡役夫之
事又反覆自明其意此一篇筆力規模不減莊周左丘
明也劉夢得傷愚溪三首有溪水悠悠春自來草堂無

玉燕飛向又殘陽寂寞出樵車又柳門竹巷依依在野
草青苔日日多謂之佳句正如今之海語於子厚了無
益殆折楊黃華之雄易售於流俗耳

澗中詩絕妙古今

南澗中詩秋氣集南澗獨迹亭干時回風一蕭瑟林影
久參差始至若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
淪漪去國魂已游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為感失路少所
宜索寞競何事徘徊只自知誰為後來者當與此心期
柳儀曹詩憂中有樂樂中有憂蓋絕妙古今矣然老杜
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儀曹何憂之深也

古今絕唱

楊華既奔梁元魏胡武靈後作楊白華歌令宮人連臂踏之聲甚婁斷子厚樂府云楊白華風吹渡江水坐令宮樹無顏色摧蕩春光千萬里茫茫晚日下長秋哀歌未斷城鴨起言婉而情深古今絕唱也

天賦不可及

東坡言鄭谷詩江上晚來堪盡處漁人披得一蓑歸此村學中詩也子厚云千山鳥飛絕萬途人踪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信有格也哉殆夫所賦不可及也

子厚聞鶯詩云一聲夢斷楚江曲滿眼故園春草綠其感物懷土不盡之意備見於兩句中不在多也

孟東野賈浪仙

論郊島詩

唐之晚年詩人類多窮士如孟東野賈浪仙之徒皆以刻琢窮苦之言為工或謂郊島孰貧曰島為甚也曰何以知之以其詩知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曰市中有樵山客舍寒無烟井底有甘泉釜中嘗苦乾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俱無以是知之耳然及其至也清絕高造殆非常人可到唐之野詩稱此兩人為最至於奇警之句往往有之如鷄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則羈旅窮愁想之在目若曰柳塘春水慢花鳴夕陽遲則

春物融治人心和暢有言不能盡之意亦未可以為小道無取也若溪漁隱曰六一居士以鷄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是溫庭筠詩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是嚴維詩文潛乃以為郊島詩豈非誤耶

寒澁

司空圖善論前人詩如謂元曰為力勅氣傷乃都會之豪估郊島非附於寒澁無所置才皆切宁其病及自評其作乃以南樓山最秀壯路邑偏清為假令作者復生亦當以著見許此殆不可曉當局者迷固人情之通患如樂天所謂斲石破山先觀鏡迹發矢中的兼聽弦聲使不見其詩而聞此語當以為如何哉

詩話

僧敲月下門

唐書載賈島字浪仙初為浮屠名无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為詩自傷韓愈憐之因教其為文遂去浮屠奉進士當其苦吟雖逢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覓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諱詰之久乃得釋會昌初以普州參軍改司戶未受命卒余按劉公嘉話云島初赴奉京師一日於驢上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始欲著推字又欲著敲字煉之未定遂於驢上吟哦時時引手作推敲之勢時韓愈吏部權京兆島不覓衝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島具對所得詩句云云

韓立馬良久謂島曰作敲字佳矣遂與並轡而歸留連論詩與為布衣之交自此名著後以不第乃為僧居法乾寺號无本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鐘樓吟咏聲遂登樓於島案上取詩卷覽之島不識帝遂攘臂睨帝曰即君何會此耶遂奪取詩卷帝慙慙下樓而去嘗為長江簿號賈長江唐史與嘉話所載不同如此湘素雜記

棹穿波底月

高麗使過海有詩云水鳥浮還沒山雲斷復連賈島許為稍人聯下句云棹穿波底月船壓水中天麗使嘉歎久之自此不復言詩今是堂手錄

桑乾長江二詩

賈島詩有影畧句韓退之喜之其渡桑乾詩曰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又赴長江道中詩曰策杖離山驛逢人問梓州長江那可到行客替生愁冷齋夜話

苦吟

孟郊詩蹇澁窮僻琢削不暇真苦吟而成觀其句法格力可見矣其自謂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閑心與身為仇而退之薦其詩云榮華肖天秀捷疾愈響報何也隱居詩話

唐人陋於聞道

唐人工於為詩而陋於聞道孟郊嘗有詩云食齋腸亦

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郊耿介之士
雖天地之大無以容其身起居飲食有戚戚之憂是以
卒窮以死而李翱稱之以為郊詩高處在古无上平處
猶下顧沈謝至韓退之亦談不容口甚矣唐人之不聞
道也孔子稱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回雖窮困早死而非其處身之罪可以言命與郊異矣
蘇子由

郊之習次形於詩句

孟東野一不第而有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語若无
所容其身者老杜雖落魄不偶而氣常自若如納納乾
坤大何其壯哉白樂天亦云无事日月長不羈天地濶

與郊異矣然未若邵康節靜處乾坤大閑中日月長尤
有味也 休齋

韓愈詩

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風雲暫得閑天恐文章聲斷絕
故留賈島在人間 北夢瑣言

枯寂氣味

賈島哭栢叢禪師詩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時謂燒
殺活和尚此可笑也若步隨青山影坐學白塔骨又獨
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皆是島詩何精麗頓異也茗溪
漁隱曰余於此兩聯但各取一句而已坐學白塔骨可
見禪定之不動獨行潭底影可見形影之清孤島嘗為

衲子故有此枯寂氣味形之於詩句也如此六一居士詩話

郊寒島瘦

東坡祭柳子玉文郊寒島瘦元輕白俗此語具眼客見
詰曰子盛稱白樂天孟東野詩又愛元微之詩而取此
語何也僕曰論道當嚴取人當細此八字東坡論道之
語也許彥周詩話

玉川子

月蝕詩

韓退之月蝕詩一篇大半用玉川子句或者謂玉川子
月蝕詩豪恠奇挺退之深所歎伏故所作盡摘玉川子
佳句而補成之某切以為不然退之月蝕詩題曰效玉
川子作而詩中有以玉川子為言者玉川子涕泗下中
庭獨自行又曰玉川子立於庭而言曰地行賤臣全再
拜敢告上天公然則退之幾於代玉川子作也玉川子
詩雖豪放然太險恠而不循詩家法度退之乃摘其句
而約之以禮故退之詩中兩言玉川子其意若曰玉川

子月蝕詩如此足矣故退之詩題曰效玉川子作此退之之深意也不然退之豈不能自爲月蝕詩而必用玉川子句而後成詩耶以謂退之自爲月蝕詩則詩中用玉川子涕泗告天公又非其類矣學林新編

有所思飄逸可喜

玉川子詩讀者易解識者當自知之蕭才子它問荅詩如莊子寓言高僧對禪機惟有所思一篇語似不類疑他人所作然飄逸可喜其詞曰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樓朱箔天之涯娟娟姮娥月三五二八圓又缺翠眉蟬鬢生別離一望一見心斷絕心斷絕幾千里夢中醉卧巫山雲覺來淚滴湘

江水湘江兩岸花木深美人不見愁人心含愁更奏綠綺琴調高絃絕無知音美人兮美人不知爲暮雨兮爲朝雲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窻前疑是君雪浪齋日記

評茶歌

玉川子有謝孟諫議惠茶歌范希文亦有鬪茶歌此二篇皆佳作也殆未可以優劣論然玉川歌云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而希文云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聞美若論先後之序則玉川之言差勝雖然如希文豈不知上下之分者哉亦各賦一時之事耳茗溪漁隱曰藝苑以此二篇皆佳作未可優劣論今並錄全篇余謂玉川之詩優於希文之歌玉川自出曾臆

造語穩貼得詩人之句法希文排比故實巧欲形容宛
成有韻之文是果無優劣耶玉川走筆謝孟諫議寄新
茶云日高丈五睡正濃軍將打門驚周公口云諫議送
書信白絹斜封三道印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
百片聞道新年入山裏蟻蟲驚動春風起天子須嘗陽
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仁風暗結珠珠璣先春抽出黃
金牙摘鮮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餘合
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門反關無俗客紗帽掛頭自
煎喫碧雲引風吹不斷白花浮北凝椀面一椀喉吻潤
兩椀破孤悶三椀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椀發輕
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椀肌骨清六椀通仙靈

七椀喫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在何處
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山上羣仙司下土地位清高
隔風雨安得知百萬億蒼生命墮在巔崖受辛苦便爲
諫議問蒼生到頭合得蘇息否希文和章岷從事鬪茶
歌云年年春自東南來建溪先暖冰微開溪邊竒茗冠
天下武夷仙人從古栽新雷昨夜發何處家家嬉笑穿
雲去露芽錯落一番榮綴玉含珠散嘉樹終朝采撥未
盈襜唯求精粹不敢貪研膏焙乳有雅製方中圭兮圓
中蟾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鬪美鼎磨雲外首
山銅瓶携江上中澗水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
濤起鬪茶味兮輕醍醐鬪茶香兮薄蘭芷其間品第胡

能欺十目視而十手拍勝若登仙不可攀輸同降將無窮恥吁嗟天產石上英論功不塊堦前奠衆人之濁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屈原試與招魂魄劉伶却得聞雷霆盧仝不敢歌陸羽須作經森然萬象中焉知無茶星商山文人休茹芝首陽先生休采薇長安酒價減千萬城都藥市無光輝不如仙山一啜好冷然便欲乘風飛君莫羨花間女郎只鬪草贏得珠璣滿斗歸

山中絕句

盧仝山中絕句云陽坡草軟厚如織因與鹿麋相伴眠王介甫只用五字道盡此兩句詩云眠分黃犢草豈不簡而妙乎漁隱

李長吉

品題

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詞詩雲煙綿聯不足爲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爲其清也春之盜盜不足爲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爲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爲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爲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爲其色也荒國陵殿梗莽丘隴不足爲其恨怨悲愁也鯨魚擲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去文魚擲牛鬼或過之騷有感怨刺懟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爲無得有是賀能探尋前事所以深嘆恨今

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宮躰
謠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逕間亦殊不能知之賀
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
命騷可也杜牧之

晦庵論李賀詩

李賀較推得此子不如太白自在又曰賀詩巧

高軒過

李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華時韓文公與皇甫
湜覽賀所作奇之因連騎造門求見賀總角荷衣而出
二公不之信因令面賦一篇賀承命欣然操觚染翰傍
若無人仍名曰高軒過云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壓纒

搖玲瓏馬蹄隱隱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東京才子
文章公二十八宿羅心曾元精耿耿貫當中殿前作賦
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厖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
生華風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二公大驚焉
遂以所乘馬命聯鑣而還所居親為束髮後舉進士賀
父名璿或謗賀不避家諱韓文公特為著辨諱一篇譙

古錦囊

李賀未始立題然後為詩如他人牽合程課者每日出
小奚奴背古錦囊過所得書投囊中及暮歸足成之儼

楊花撲帳春雲熱

長吉詩云楊花撲帳春雲熱才力絕人遠甚如柳塘春

水慢花塢夕陽遲。雖爲歐陽公所稱，然不追長吉之語。
許彥周詩話

桃花亂落如紅雨

長吉有桃花亂落如紅雨之句，以此名世。余觀劉禹錫
云：花枝滿空迷處所，搖動繁英墜紅雨。劉李出一時決
非相爲剽竊。復齋謾錄

劉賓客

獨步元和

劉夢得竹枝九章詞意高妙。元和間誠可以獨步。道風
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比之杜子美夔州歌，所謂同
工而異曲也。昔子瞻嘗聞余咏第一篇，歎曰：此奔軼絕
塵不可追也。淮陰行情調殊麗，語意尤穩切。白樂天元
微之爲之，皆不入此律也。唯無耐脫菜時不可解，當待
溥物洽聞者說也。三閣辭四章可以配黍離之詩，有國
存亡之鑑也。大槩夢得樂府小章優於大篇，詩優於他
文耳。山谷

用意深遠

蘇子由晚年多令人李劉禹錫詩以為用意深遠。有曲折處。後因見夢得歷陽詩云。一夕為湖地。千年列郡名。霸王迷路處。亞父所封城。皆歷陽事。語意雄健。後殆難繼也。呂氏童蒙訓

明月可中庭

山谷至廬山一寺。與群僧圍爐。因舉公生講堂詩。末云一方明月可中庭。一僧率爾云。何不曰一方明月滿中庭。山谷笑去。洪駒父詩話

平淮西詩

人豈不自知耶。及自愛其文章。乃更大繆。何也。劉禹錫

作詩有好處。及其自称平淮西詩云。城中喔上晨鷄鳴。樓頭鼓角聲和平。為尽李愬之美。又云。始知元和十四載。四海重見昇平年。為尽憲宗之美。吾不知此兩聯為何等語也。賈島云。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其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淚流。知音如不賞。歸卧故山秋。不知此兩句有何難道。至于三年始成。而一吟下淚也。
隱居詩話

樂天評詩

杜甫善評詩。其稱薛稷詩云。驅車越陝郊。北顧臨大河。美矣。又稱李邕六公篇。恨不見之。皇甫湜題浯溪頌云。次山有文章。可悅只在碎。亦善評文者。若白居易殊不

善評詩其稱徐凝瀑布詩云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
破青山色又稱劉禹錫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
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此皆常語也
禹錫自有可稱之句甚多顧不能知之耳隱居詩話

碁詩

夢得觀碁歌云初疑磊落曙天星次見搏擊三秋兵
鴈行布陣衆未曉虎穴得子人皆驚余嘗愛此數語能
模寫奕碁之趣夢得必高於手談也至東坡觀碁則云
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耳蓋東坡素不
解碁不究此味也漁隱

常建

佳句

丹陽殷璠撰河嶽英靈集首列常建詩愛其山光悅鳥
性潭影空人心之句以爲警策歐公又愛建竹徑通幽
處禪房花木深欲效建作數語竟不能得以爲恨予謂
建此詩全篇皆工不獨此兩聯而已其詩曰清晨入古
寺初日照高林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
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但聞鐘磬音洪駒甫詩話
常建詩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歐陽文忠公最愛賞
以爲不可及此語誠可人意然於公何足道豈非厭厭

芻豢。反思螺蛤耶。東坡

詩人玉屑卷之十五

詩人玉屑卷之十六

香山

五長

新都

汪元臣輔嗣甫訂
汪季舒善卷甫校

白樂天諷論之詩長於激。閑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律詩百言以上長於贍。五字七字百言以下長於情。詩苑類格

造理

富貴於人造物所靳自古以來多不在於少年。嘗在於晚景。若少年富貴者非曰無之。蓋亦鮮矣。人至晚景得富貴未免置第宅。售妓妾。以償其平生所不足者。如樂

天詩云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了不曾歸。司空曙詩
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讀此二詩使人悽
然誠不足為此也。漁隱

達道

白氏集中頗有遣懷之作。故達道之人率多愛之。余友
李公維錄出其詩名曰養恬集。余亦如之。名曰助道。其
詞語蓋於經教法門用此彌縫其闕。而直截曉悟於人
也。余愛其詩云。羲和走馭。趁年光不許人間。日月長。遂
使四時都似電。爭教兩鬢不成霜。榮銷枯至無非命。壯
盡衰來亦是常。已共身心要約定。窮通生死不驚忙。予
今擬其句語。聊加變易。入於別韻。前述時景之迅速。後

述世態之不一。而終篇亦斷之以不驚也。詩云。羲和走
馭。趁年華不使人間。歲月賒。春正艷。陽春即老日方亭。
午日還斜。時情莫測深如海。世事難齊亂似麻。已共身
心要約定。古今如此。勿驚嗟。法藏碎金

達者之詞

白樂天詩曰。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濶。此達者之詞也。
孟東野詩曰。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此褊狹者之詞
也。青箱雜記

秀句

樂天詩。春色辭門柳。秋聲到井桐。此語未易及。詩彥周

工於對

杜子美善於用故事及常語多離析或倒其句而用之
蓋如此則語峻而體健意亦深穩矣如露從今夜白月
是故卿明之類是也樂天工於用對寄微之詩云白頭
吟處變青眼望中穿可為佳句然不若別來頭併白相
見眼中青尤為工也塵史

草詩

樂天以詩謁顧况况喜其咸陽原上草云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子以為不若劉長卿春入燒痕青之句語
簡而意盡復齋漫錄

昭君詞

古今人作昭君詞多矣余獨愛白樂天一絕云漢使却

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娥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
如宮裏時蓋其意優游而不迫切故也然樂天賦此時
年甚少王直方詩話

寒食詩

東坡云與郭生遊寒溪主簿吳亮置酒郭生善作挽歌
酒酣發聲坐為悽然郭生言恨無佳詞因改樂天寒食
詩歌之坐客有泣者其詞曰烏啼鵲噪昏喬木清明寒
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纍上春草綠棠梨花
映白楊路盡是死生別離處冥冥重泉哭不聞蕭上暮
兩人歸去每句雜以散聲王直方詩話

桑落酒

河中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其寒暄得所以井水釀酒甚佳故號桑落酒舊京人呼為桑郎蓋語訛耳庾信詩云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秋白居易詩云桑落氣薰珠翠暖柘枝聲引筦絃高後史補

海圖屏風詩

樂天題海圖屏風詩畧曰或者不量力謂茲鰲可求鼉鼉牽不動綸絕沉其鈎一鰲既頓領諸鰲齊掉頭噴風激飛廉鼓波怒陽侯遂使江漢水朝宗意亦休吾讀此詩感劉隗李訓薛文通等事為之太息隱居詩話吳元濟以蔡叛犯許汝以驚東都此豈可不討者也當時議者欲置之固為非策然不得武裴二傑事亦未易

辨也樂天豈庸人哉然其議論亦似欲置之者其詩有海圖屏風者可見其意且注云時方討淮蔡吾以是知仁人君子之於兵蓋不忍輕用如此淮蔡且欲以德懷况欲弊所恃以勤無用乎悲夫此未易與世士談也二說未知孰是東坡

玲瓏歌

商玲瓏餘杭歌者樂天作郡日賦歌與之云罷胡琴掩秦瑟玲瓏再拜歌初畢誰道使君不解歌聽唱黃鷄與白日黃雞催曉丑時鳴白日催年酉前沒腰間紫綬繫未穩鏡裏朱顏者已失玲瓏玲瓏柰老何使君歌了汝還歌時元微之在越州辱弊邀至月餘使盡歌所唱之

曲作詩送行兼寄樂天云休遣玲瓏唱我詞我詩多是寄君詩却向江邊整回棹月落潮平是去時苕溪漁隱曰東坡用此歌夜飲次韻畢推官云紅燭照庭嘶驪象黃雞催曉唱玲瓏又次韻蘇伯固主簿重九日云只有黃雞與白日玲瓏應識使君歌又樂天與劉十九同宿詩紅旗被賊非吾事黃紙除書無我名惟共嵩陽劉處士園基賭酒到天明故東坡題杜介熙熙堂云白砂碧玉味方永黃紙紅旗心已灰白砂碧玉見續仙傳勝說

東坡似樂天

東坡平日最愛樂天之為人故有詩云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又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徧洛陽春又此

時要拍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又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而坡在錢塘與樂天所留歲月略相似其句云在郡依前六百日是也王直方詩話

老嫗解詩

白樂天每作詩令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又改之故唐末之詩近於鄙俚也墨客揮犀

纖艷不逞

杜牧謂白居易詩纖艷不逞非莊人雅士所為淫言媒語入人肌骨不可去唐本贊

甘露詩

沈存中謂樂天詩不必皆好然識趣可尚章子厚謂不

然樂天識趣最淺狹謂詩中言甘露事處幾如幸災雖私讎可快然朝廷當此不幸臣子不當取之歌詠也如當公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之類詩史樂天為王涯所讒謫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在洛適游香山寺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不知者以樂天為幸之樂天豈幸人之禍也哉蓋悲之也東坡

陵陽重厚之論

公嘗曰白樂天詩今人多輕易之大可憫矣大率不曾道得一言半句乃輕薄至於非笑古人此所以不遠到僕曰杜子美云揚王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正公之意也公曰當時人已如此室中語

玉谿生

九日詩

九日云曾共山公把酒卮霜天白菊遶堦墀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學漢臣栽首宿空教楚客詠江離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再得窺古今詩話云李商隱依令狐楚以牋奏受知後其子綯有草平之拜浸踈商隱重陽日商隱造其廳事題此詩綯覩之慙恨局鎖此廳終身不處又唐史本傳云令狐楚奇其文使與諸子遊楚徙天平宣武皆表署巡官後從王茂元之辟其子綯以為忘家恩放利偷合謝不通綯當國商

隱歸窮。絢憾不置。則商隱此詩。必此時作也。若古今詩話。以謂絢有韋平之拜。浸踈商隱。其言殊無所據。余故以本傳證之。但絢父名楚。商隱又受知於楚。詩中有楚客之語。題於廳事。更不避其家諱。何耶。東坡九日云。聞道郎君閉東閣。且容老子。上南樓。又云。南屏老宿。閑相過。東閣郎君。懶重尋。皆用商隱詩也。漁隱

殺風景

義山雜纂。品目數十。蓋以文滑稽者。其一曰殺風景。謂清泉濯足。花上曬禪。背山起樓。燒琴煮鶴。對花啜茶。松下喝道。晏元獻慶曆中。罷相守。穎以惠山泉烹日注。從容置酒。賦詩曰。稽山新茗綠如煙。靜挈都藍煮惠泉。未

向人間殺風景。更持醪醑醉花前。王荆公元豐末。居金陵。蔣大漕之奇。夜謁公于蔣山。騶唱甚都。公取松下喝道語。作詩戲之。云。扶衰南陌望長楸。燈火如星滿地流。但怪傳呼殺風景。京豈知禪客夜相投。自此殺風景之語。頗著于世。西清詩話

唐人以對花啜茶。謂之殺風景。故荆公寄茶與平甫詩。有金谷看花。莫謾煎之句。三山老人語錄

斫桂樹

義山詩。莫羨仙家有上真。仙家暫謫亦千春。月中桂樹高多少。試問西河斫樹人。按酉陽雜俎云。舊傳月中有桂。有蟾蜍。故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

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對西河人學道有過謫令伐樹故
宋子京朝月詩亦曰吳生斫鈍西河斧無柰婆婆又滿
輪細素雜記嘗論吳生斫樹事引李賀筌篈引云吳質
不眠倚桂樹李賀謂之吳質段成式謂之吳對未詳其
義竊意筌篈引所謂吳質非吳對也恐別是一事魏有
吳季重亦名質藝苑雌黃

詞意深妙

余知制誥曰與余怨同考試怨曰夙昔師範徐騎省為
文騎省有徐孺子亭記其警句云平湖千畝凝碧乎其
下西山萬壘倒影乎其中它皆常語近得舍人所作涵
虛閣記終篇皆奇語自渡江以來未嘗見此信一代之

惟文也其相推如此因出義山詩共讀酷愛一絕云珠
箔輕明拂玉墀披香新殿闔腰支不須看盡魚龍戲終
遣君王愁偃師擊節稱嘆曰古人措辭寓意如此之深
妙令人感慨不已召溪漁隱曰東坡快哉亭詞云一千
頃都鏡淨倒碧峯用徐騎省語意也談苑

高情遠意

文章貴衆中傑出如同賦一事工拙尤易見余行蜀道
過籌筆驛如石曼卿詩云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膾
炙天下久矣然有山水處便可用不必籌筆驛也殷潛
之與小杜詩甚健麗亦無高意惟義山詩云魚鳥猶疑
畏簡書風雲長為護儲胥簡書蓋軍中法令約束言號

令嚴明雖千百年之後魚鳥猶畏之也儲胥蓋軍中藩籬言忘義貫神明風雲猶爲護其壁壘也誦此兩句使人凜然復見孔明風烈至於管樂有才真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屬對親切又自有議論他人亦不及也馬嵬驛唐詩尤多如劉夢得綠野扶風道一篇人頗誦之其淺近乃兒童所能義山云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語既親切高雅故不用愁怨墮淚等字而聞者爲之深悲空聞虎旅鳴宵柝無復雞人報曉等語如親見明皇寫出當時物色意味也此日六軍同駐馬他時七夕笑牽牛益奇義山詩世人但稱其巧麗至與溫庭筠李商隱等學祇見其皮膚其高情遠意皆不識也詩眼

淺近

李義山詩揚大年諸公皆深喜之然淺近者亦多如華清宮詩云華清恩幸古無倫猶恐蛾眉不勝人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暫蒙塵用事失體在當時非所宜言也豈若崔魯華清宮詩云障掩金雞蓄禍機翠華西拂蜀雲飛珠簾一閉朝元閣不見人歸見燕歸又云草遮回磴絕鳴鸞雲樹深深碧殿寒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闌干語意既精深用事亦隱而顯也義山又有馬嵬詩云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渾河中詩云咸陽原上英雄骨半是君家養馬來如此等詩庸非淺近乎漁隱

王建

撫實

歐陽永叔歸田錄言王建宮詞多言唐宮中事羣書闕
 紀者往往見其詩如內中數日無宣喚傳得滕王蛺蝶
 圖滕王元嬰高祖子史不著所能獨名畫記言善畫亦
 不云工蛺蝶所書止此殊不知名畫記自紀嗣滕王湛
 然善花鳥蜂蝶又段成式酉陽雜俎亦云嘗見滕王蝶
 圖有名江夏班大海眼小海眼菜花子蓋湛然非元嬰
 孰謂張彥遠不載耶又建宮詞云魚藻宮中鏤翠娥先
 皇行處不曾過如今池底休鋪錦菱角鷄頭積漸多事

見李石開成承詔錄文宗論德宗奢靡云聞得禁中老
宮人每引流泉先於池底鋪錦則知建詩皆撫實非鑿
空語也 西清詩話

宮詞

王建宮詞荆公獨愛其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
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 陳輔之詩話

花藥夫人詩尤工

王建宮詞云御厨不食索時新每見花開即苦春白日
卧多嬌似病隔簾教喚女醫人花藥夫人宮詞云厨舡
進食簇時新侍宴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膾隔花
催喚打魚人二詞紀事雖異造語頗同第花藥之詞工

建爲不及也 漁隱

宮詞雜官人詩

余閱王建宮詞選其佳者亦自少得只世所膾炙者數
詞而已其間雜以他人之詞如閑吹玉殿照華管醉折
梨園縹蒂花十年一夢歸人世絳縷猶封繫臂紗銀燭
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卧看
牽牛織女星此並杜牧之也淚滿羅巾夢不成夜深前
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薰籠坐到明此白樂
天也寶仗平明金殿開暫將紈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
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此王昌齡也建詞凡百有四篇
又逸詞九篇或云元微之亦有詞雜於其間余以元氏

長慶集檢尋却無之或者之言誤矣漁隱

舊跋

王建大和中為陝州司馬與韓愈張籍同時而籍相友善工為樂府歌行思遠格幽初為渭南尉與宦者王守澄有宗人之分因過飲以相譏戲守澄深憾曰吾弟所作宮詞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將奏劾建因以詩解之曰先朝行坐鎮相隨今上春宮見長時脫下御衣偏得着進來龍馬每教騎嘗承密旨還家少獨奏邊情出殿遲不是當家頻向說九重爭遣外人知事遂寢宮詞凡日絕天下傳播按此弊者雖有數家而建為之祖耳唐王建宮詞甚多

山居詩

王建云閉門留野鹿分食與山雞魏野云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煙二人之詩巧欲摹寫山居之趣弟理有當否如建所言二物何馴狎如此理必無之如野所言雖未必皆然理或有之至若少陵云得食皆除鳥雀馴東坡云為鼠長留飯憐蛾不點燈皆當於理人無得以議之矣漁隱

望夫石詩

陳無已詩話云望夫石在處有之古今詩話惟用一律惟劉夢得云望來况是幾千歲只似當年初望時語雖拙而意工黃叔達魯直之弟也以顧况為第一云山頭

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語意皆工江南望夫石
每過其下不風即雨疑况得句處也余家有王建集載
望夫石詩乃知非况作其全章云望夫處江悠悠化爲
石不回頭山頭日日風復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豈無已
叔達偶忘之耶若溪漁隱曰荆公選唐百家詩亦以此
詩列建詩中則無已叔達之誤可無疑矣復齋謾錄

杜牧之

二十八字史論

牧之題桃花夫人廟詩細腰宮裏露桃新脉脉無言度
幾春空憶息亡成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僕嘗謂此詩
爲二十八字史論許彥周詩註

好異

牧之於題詠好異於人如赤壁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
雀春深鎖二喬題商山四皓廟云南軍不袒左邊袖四
老安劉是滅劉皆反說其事至題烏江亭則好異而畔
於理詩云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

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項氏以八千人渡江敗亡之餘無一還者其失人心為甚誰肯復附之其不能卷土重來決矣漁隱

絕句

牧之云無媒逕路草蕭蕭自古雲林遠市朝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羅鄴云芳草和煙暖更青閑門要路一時生年年點檢人間事惟有春風不世情余嘗以此二詩作一聯云白髮惟公道春風不世情蓋窮人不偶遣興之作也漁隱

遣懷詩

遣懷詩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腸斷掌中輕十年一覺

揚州夢占得青樓薄倖名余嘗疑此詩必有謂焉因閱芝田錄云牛竒章帥維揚牧之在幕中多微服逸遊公聞之以街子數輩潛隨牧之以防不虞後牧之以拾遺召臨別公以縱逸為戒牧之始猶諱之公命取一篋皆是街子輩報貼云杜書記平善乃大感服方知牧之此詩言當日逸遊之事耳漁隱

小杜華清宮詩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醉鄉如此天下焉得不亂許彥周詩話

陵陽論赤壁詩

杜牧之赤壁詩云折戟沉沙鐵未消細磨蒼蘚認前朝東風不與周即便銅雀春深鎖二喬今人多不曉卒章

其意謂若是東風不與便即周郎不能破曹公二喬歸
魏銅雀臺也僕嘗叩公更嘗有人如此立意下語否公
曰正楚辭所謂太公不遇文王兮身至死而不得逞乃
嚴助所作哀時命 室中語

命意之失

牧之作赤壁詩謂赤壁不能縱火即為曹公奪二喬置
之銅雀臺上也孫氏霸業繫此一戰社稷存亡生靈塗
炭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 詩彥周

吳興張水戲

太和末杜牧自侍御史出佐沈傳師宣城幕雅聞湖州
為浙西名部風物妍好且多麗色注游之時刺史崔君

亦牧之素所厚者頗諭其意凡籍之名妓悉為致之牧
殊不愜所望史君復候其意牧曰願得張水戲使州人
畢觀俟其雲合牧當間行寓目異此際忽有閱焉史君
大喜如其言至日兩岸觀者如堵迨暮竟無所得將罷
忽有里姥引髻髻女年十餘歲牧熟視之曰此真國色
也因使語其姥將致舟中姥女皆懼故曰且不即納當
為後期吾十年必為此郡若不來 所適因以重幣
結之尋拜黃池二州皆非意也泊居塢入相牧以其素
善乃併上牋于堦乞守湖州大中三年移授湖州刺史
比至郡則十四年所約之姝已從人三載而生二子焉
牧即政之夕亟使召之夫母懼其見奪也因携幼以詣

之牧詰其母曰曩既許我矣何為適人母拜曰向約十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年矣牧俛首曰詞也直強而不祥乃礼而遣之因為悵別詩曰自恨尋芳到已遲往年曾見未開時如今風擺花狼籍綠葉成陰子滿枝蒼溪漁隱曰顏魯公題謝公塘碑陰云太保謝公東晉咸和中以吳興山水清遠求典此郡故東坡將之湖州戲贈辛老詩云亦知謝公到郡久應怪杜牧尋春遲鬢絲只好對禪榻湖亭不用張水嬉

麗情集

分司洛陽

牧之為御史分司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閑居聲妓為當時第一一日開筵朝士爭赴以杜嘗持憲不敢邀飲杜

諷坐客達意願預斯會李馳書杜聞命遽來會中女妓百餘皆絕色殊藝杜獨坐南行瞪目注視滿引三卮問李曰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首而笑諸妓亦皆回首破顏杜又自引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三行紅粉一時回意氣閑逸傍若無人

古今詩話

杜荀鶴

杜荀鶴詩鄙俚近俗惟宮詞為唐第一云早被婬娟誤欲粧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為容風暖鳥聲碎日

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採芙蓉故諺云杜詩三百首惟在一聯中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是也幕府燕

閑錄

山谷嘗云杜荀鶴詩舉世盡從愁裏老正好對退之詩誰人肯向死前休高齋詩話

韓致元

不忘君

山谷嘗謂余言老杜雖在流落顛沛中未嘗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陳時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義之氣激發而然韓偓貶逐後依王審知其集中所載手風慵展八

行書眼暗休看九局圖總裏日光飛野馬案頭筠管長蒲盧謀身拙為安蛇足報國危曾捋虎鬚滿世可能無默識未知誰擬試齊竽其詞淒楚切而不迫不忘其君也潘子真詩話

看天憶帝都

致元昭宗時以翰林承旨謫嶺表道湖南謝人惠含桃詩云金鑿歲歲長宣賜忍淚看天憶帝都自注云每歲初進之後先宣賜學士韓子蒼謝人惠茶云白髮前朝舊史官風爐煮茗暮江寒蒼龍不復從天下拭淚看君小鳳團自注云史官月賜龍團意雖本致元而語益工復齋漫錄

絕句

致元醉著絕句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
漁翁醉著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杜荀鶴亦有溪興
絕句云山雨溪風卷釣絲瓦甌蓬底獨斟時醉來睡着
無人喚流下前溪也不知語句俱弱不若致元之雅健
也漁隱

香奩集

高秀實言元微之詩艷麗而有骨韓偓香奩集麗而無
骨李端叔意喜韓偓詩誦其序云咀五色之靈芝香生
九竅咽三危之瑞露美動七情秀實云勸不得也勸不
得也許彥周詩話

晚唐

詩小巧無騷氣味

晚唐人詩多小巧無風騷氣味如崔魯山鵲詩云一林
黑雨吹葉冷半朶山花咽背香張林池上云菱葉乍翻
人採後荷花初沒舸行時蓮花云何人解把無塵袖盛
取清香盡日憐皆浮艷無足尚而昔人愛重稱為佳作疇
陵陽論晚唐詩格卑淺

唐末人詩雖格致卑淺然謂其非詩則不可今人作詩
雖句語軒昂但可遠聽其理略不可究室中語

誠齋論晚唐詩

唐末詩人李推官咸用有披沙集如見後却無語別來
長獨愁如危城三面水古樹一邊春如月明千嶠雪灘
急五更風如燭殘偏有焰雪甚却無聲如春雨有五色
灑來花旋成如雲藏山色晴偏媚風約溪聲靜又回如
未醉已知醒後憶欲開先爲落時愁蓋征人淒苦之情
讀之使人發融冶之驩於荒寒無聊之中動慘戚之感
於笑談方懌之初然則謂唐人自李杜之後有不能詩
之士者是曹丕火浣之論也謂詩至晚唐有不工之作
者是相靈寶哀黎之論也文集

誠齋論免唐詩有三百篇之遺味

誠齋序順庵劉良佐詩藁云夫詩何爲者也曰尚其詞

而已矣曰善詩者去詞然則尚其意而已矣曰善詩者
去意然則去詞去意則詩安在乎曰去詞去意而詩旨
在矣然則詩果焉在曰嘗食夫飴與茶乎人孰不飴之
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於茶也人病其苦也然苦未既
而不勝其甘詩亦如是而已矣昔者暴公譖蘇公而蘇
公刺之今求其詩無刺之之詞亦不見刺之之意也乃
曰二人從行誰爲此禍使暴公聞之未嘗指我也然非
我其誰哉外不敢怒而其中愧死矣三百篇之後此味
絕矣惟晚唐諸子差近之寄邊衣云寄到玉關應萬里
戍人猶在玉關西弔戰場云可憐真定河邊骨猶是春
閨夢裏人折楊柳云羌笛何須怨揚柳春風不度玉門

關三百篇之遺味黯然猶存近世惟半山老人得之予
不足以知之予敢言之哉云云先生此序深造作詩宗
上日故錄之 餘話

詩人玉屑卷之十六

詩人玉屑卷之十七

西崑體

宗李義山

新都

江元臣輔嗣甫訂
汪學龍季鯉甫校

揚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為詩皆宗李義山號西
崑體後進效之多竊取義山詩句嘗內宴優人有為義
山者衣服敗裂告人曰吾為諸館職搢搢至此聞者大
喙然大年詠漢武詩云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
馬肝待詔先生齒編貝忍令乞米向長安義山不能過
也古今詩話

佳句

揚億劉筠作詩務故實而語意輕淺一時慕之號西崑體識者病之歐公云劉子儀詩句有雨勢宮城闕秋聲禁樹多亦不可誣也隱居詩話

歐公矯崑體

歐公詩始矯崑體專以氣格為主故其詩多平易踈暢律詩意所到處雖語有不倫亦不復問而學之者往往遂失於快直傾困倒廓無復餘地然公詩好處豈專在此如崇徽公主手痕詩王顏自昔為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此是兩段大議論抑揚曲折發見於七字之中婉麗雄勝字字不失相對雖崑體之工者亦未易比言所會處如是乃為至到石林詩話

荆公晚年喜稱義山

王荆公晚年亦喜稱義山詩以為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惟義山一人而已每誦其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與池光不受月暮氣欲沉山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戰場之類雖老杜亡以過也義山詩合處信有過人若其用事深僻語工而意不及自是其短世人反以為奇而效之故崑體之弊適重其失義山本不至是云蔡寬夫詩話詩到義山謂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澁時稱西崑體然荆公晚年亦或喜之而字字有根蒂如試問火城將策探何如雲屋聽窻知未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

壺頭其用事琢句前輩無相犯者冷齋夜話

溫公稱其佳句

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詩體一變而先生老輩患其多用故事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如揚大年新蟬云風來玉宇烏先覺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事何害為佳句又如峭帆橫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蓋其雄文博學筆力有餘無施不可非前世號詩人者區區於風雲草木之類為許洞所困也歸田錄

西崑

六一居士

六一之義

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頴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嘗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柰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

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 六一居士傳

歐公自負

石林詩話云歐公一日被酒語其子棐曰吾詩廬山高
今人莫能爲惟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太白不能爲
惟杜子美能之至於前章則子美亦不能爲惟吾能之
也近觀本朝名臣傳乃云歐陽某爲詩謂人曰廬山高
惟韓愈可及琵琶前引韓愈不可及杜甫可及後引李
白可及杜甫不可及其自負如此則與石林所紀全不
同琵琶引即明妃曲也此三詩並錄于此廬山高贈同
年劉凝之歸南康其詩云廬山高哉幾千仞兮根盤幾
百里截然屹立乎長江長江西來走其下是爲揚瀾左

蠡兮洪濤巨浪日夕相舂撞雲消風止水鏡淨泊舟登
岸而遠望兮上摩雲霄之晡靄下壓后土之鴻厓試往
造乎其間兮攀緣石磴窺空豁千巖萬壑響松檜懸崖
巨石飛流淙水聲聒聒亂人語六月飛雪灑石缸仙翁
釋子亦往往而逢兮吾嘗惡其學幻而言詭但見丹霞
翠壁遠近映樓閣晨鍾暮鼓杳靄羅幡幢幽花野草不
知其名兮風吹露濕香澗谷時有白鶴飛來雙幽尋遠
去不可極便欲絕世遺紛瘞羨君買田築室老其下插
秧盈疇兮釀酒盈缸欲令浮嵐暝翠千萬狀坐卧常對
乎軒窻君懷磊砢有至寶世俗不辨珉與玳策名爲吏
二十載青衫白首困一邦寵榮聲利不可以苟屈兮自

非青雲白石有深趣其氣兀硯何由降丈夫壯節似君
少嗟我欲說安得巨筆如長杠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其
一云胡人以鞍馬爲家射獵爲俗泉甘草美無常處鳥
驚獸駭爭馳逐誰將漢女嫁胡兒風沙無情面如玉身
行不遇中國人馬上自作思歸曲推手爲琵琶却手胡
人共聽亦咨嗟玉顏流落死天涯琵琶却傳來漢家漢
宮爭按新聲譜遺恨已深聲更苦纖纖女手生洞房學
得琵琶不下堂不識黃雲出塞路豈知此聲能斷腸其
二云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單于
國絕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盡工於事竟何益
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漢計誠已拙女色

居上

介甫較勝

難自誇明妃去時淚灑向枝上花狂風日暮起飄泊落
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余觀介甫明
妃曲二首辭格超逸誠不下永叔不可遺也因附益之
其一云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脚垂低回顧影
無顏色尚得君王不自持歸來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
未曾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一去心知
更不歸可憐著盡漢宮衣寄聲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
鴻鴈飛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氈城莫相憶君不見尺
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其二云明妃出嫁與
胡兒氈車百兩皆胡姬含情欲語獨無處傳與琵琶心
自知黃金捍撥春風手彈看飛鴻勸胡酒漢宮侍女暗

淚垂沙上行人却回首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可憐青塚已蕪沒尚有哀絃留至今漁隱

只欲平易

或疑六一居士詩以為未盡妙以質於子和子和曰六一詩只欲平易耳西風酒旗市細雨菊花天豈不佳晚煙寒橘袖秋色老梧桐豈不似少陵雪浪齋日記

佳句

歐陽公云身行南鴈不到處山與北人相對愁汪彥章云路行歸鴈不到處家在長江欲盡頭彥章雖體歐公詩然終不及歐之自在也漁隱

會趙公詩

文忠與趙康靖公槩同在政府相得歡甚康靖先告老歸睢陽文忠相繼謝事歸汝陰康靖一日單車特往過之時年幾八十矣番劇飲踰月日於汝陰縱遊而後返前輩挂冠後能從容自適未有若此者文忠常賦詩云古來交道愧難終此會今時豈易逢出處三朝俱白首凋零萬木見青松公能不遠來千里我病猶堪醺一鐘已勝山陰空輿盡且留歸駕為從容因榜其游從之地為會老堂明年文忠欲往睢陽報之未果行而薨兩公名節固師表天下而風流襟義又如此誠可以激薄俗也蔡寬夫詩話

才高不見牽強之迹

歐公作詩蓋欲自出胷臆不肯蹈襲前人亦其才高故
不見牽強之迹耳如六月十四夜飛蓋橋翫月云天形
積輕清水德本虛靜雲收風波止始見天水性澄光與
粹容上下相涵映乃於其兩間皎皎掛寒鏡餘暉所照
耀萬物皆鮮瑩矧夫人之靈豈不醒視聽而我於此時
脩然發孤詠紛昏忻洗滌俯仰恣涵泳人心曠而閑月
色高逾迥惟恐清夜闌時時瞻斗柄漁隱

蘇子美

以詩得名

蘇子美以詩得名書亦飄逸然其詩以奔放豪健為主
梅堯臣詩雖之高致而平淡有工世謂之蘇梅其實正
相反也子美嘗自歎曰平生作詩被人比梅堯臣寫字
比周越良可笑也周越書輕俗不近古無足取也隱居

絕句

山谷愛子美絕句云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
明晚泊孤舟古祠下蒲川風雨看潮生山谷累書此詩
或真草與大字王右方詩話

聖俞子美

聖俞子美齊名於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俊以超邁橫絕為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為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余谷夜行詩略道其一二云子美氣方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灑滂霈譬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揀汰梅公事清淺石齒漱寒瀨作詩三十年視猶後我輩文詞愈清新心意雖老大有如妖饒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苦硬咀嚼苦難嚼又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蘇豪以氣轉舉世徒驚駭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語雖非工謂粗得髣髴然不能優劣之 歐公詩話

梅都官

工於平淡自成一家

聖俞詩工於平淡自成一家如東溪云野鳧眠岸有閑意老樹着花無醜枝山行云人家在何處雲外一聲雞春陰云鳩鳴桑葉吐村暗杏花殘杜鵑云月樹啼方急山房人未眠似此等句須細味之方見其用意也 漁隱

句句精鍊

聖俞詩句句精鍊如焚香露蓮泣聞磬清鷗邁之類宜乎為歐陽文忠公所稱其他古體如朱絃疏越一唱三嘆讀者當以意求之 許彥周詩話

寄馬遵詩

馬遵謫守宣州及其去也郡僚軍民爭欲駐留至以鐵鎖絕江遵於餞筵倚醉令官妓剝榘實而食眷眷若留連狀又以所乘驄馬寄聖俞家郡人皆不疑其去也遵夜使人絕鎖解舟以水沃榘牙使之不鳴迨曉舟去遠矣聖俞寄遵詩云三更醉下陵陽峯仙舟江上去無蹤叔牙鐵鎖漫橫絕擄濕不驚潭底龍斷腸吳姬拍如筍欲剝玉榘將何從短翎水鴨飛不遠那經細兩山重重却顧舊埭病驄馬塵沙歷盡空龍鍾隱居詩話

莫打鴨

呂士隆知宣州好以事答官妓妓請去而長得也

海都宮

會杭州有一妓到宣其色藝可取士隆喜之留之使不去一日郡妓復犯小過士路又欲答之妓泣訴曰某不敢辭罪但恐抗妓不能安也士隆愍而捨之聖俞因作莫打鴨一篇曰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向池北落不比孤洲老禿鷓禿鷓尚欲遠飛去何况鴛鴦羽翼長蓋謂此也隱居詩話

石曼卿

晦庵論其詩

石曼卿詩極有好處如仁者雖無敵王師固有征無私乃時雨不殺是天聲長篇舊見曼卿大書此詩氣象方

嚴道勁極可寶愛真顏筋柳骨今人喜蘇子美字不及
此遠甚曼卿詩極雄豪而鎮密方嚴如籌筆驛詩意中
流水遠愁外舊山青又樂意相關會對語生香不斷樹
交花之句極佳惜不見其全集

西湖處士

歐陽文忠公極賞林和靖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
月黃昏之句而不知和靖別有詠梅一聯云雪後園林
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似勝前句不知文忠何緣棄
此而賞彼文章大槩亦如女色好惡只繫於人苕溪漁
隱曰王直方又愛和靖池水倒窺疎影動屋簷斜入一
枝低以謂此句於前所稱真可處伯仲之間余觀此句
略無佳處直方何為喜之真所謂一解不如一解也
林和靖梅花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誠
為警絕然其下聯乃云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

斷菟則與上聯氣格全不相類若出兩人乃知詩全篇
佳者誠難得唐人多摘句為圖蓋以此大抵和靖詩喜
於對意如伶倫近日無侯白奴僕當時有衛青破殿靜
披蓋曰古齋房閑試酪奴春之類雖假對亦不草草故
氣格不無少貶然五言如夕寒山翠重秋靜鳥行疎長
句如橋橫水木已秋色樹倚雲峯更晚晴煙含晚樹人
家遠雨濕春蒲燕子低等何害為工夫太過蔡寬夫詩話
和靖言余頃得宛陵寫生所茹筆每用之如麾百勝之
師橫行於紙墨間所向無不如意惜其日久且弊作詩
以錄其功云神鋒雖缺力終存架琢珊瑚欠氣勳日暮
閑窻何所似灞陵憔悴故將軍殊有憫勞念舊之意臨

邵康節

出處大略

邵堯夫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皺眉故詩云
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所居寢息處為安
樂窩自號為安樂先生其西為甕牖讀書燕居其下旦
則焚香獨坐脯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
嘗有詩云斟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繫經綸莫道山
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喜吟詩作大字書然遇興
則為之不牽強也大寒暑則不出每出則乘小車為詩
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温公贈

以詩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堯夫隨意
所之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日又之一家一如之或經
月忘返雖性高索而對賓客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歡
然相親自言若至重疾自不能支其有小疾有客對話
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者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
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有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
事雖入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朝廷嘗用大臣薦以官
起之不屬及其死以著作佐郎告賜其家邦人請易具
名于朝大常考行謚之曰康節 復齋謚錄
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文鑑編
詩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却不編入 晦庵

小集節

半山老人

一唱三嘆

荆公暮年作小詩雅麗精絕脫去流俗每諷咏之便覺
沉澁生牙頰間若溪漁隱曰荆公小詩如南浦隨花去
回舟路已迷暗香無覓處日落畫橋西染雲爲柳葉剪
水作梨花不是春風巧何緣見歲華簷日陰陰轉床風
細細吹脩然殘午夢何許一黃鸝蒲葉清淺水杏花和
暖風地偏綠底綠人老爲誰紅愛此江邊好留連至日
斜眠分黃犢草坐占白鷗沙日淨山如染風暄草欲薰
梅殘數點雪麥漲一川雲觀此數詩真可使人一唱而

三嘆也山谷

得子美句法

荆公詩得子美句法其詩云地蟠三楚大天入五湖低
唐子西語錄

託意

半山老人題雙廟詩云北風吹樹急西日照牕涼細詳
味之其託意深遠非止詠廟中景物而已蓋巡遠守睢
陽當是時安慶緒遣突厥勁騎攻之日以危困所謂北
風吹樹急也是時肅宗在靈武號令不行於江淮諸將
觀望莫肯救之所謂西日照牕涼也此深得老杜句法
如老杜題蜀相廟詩云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

半山老人

如音亦自別託意在其中矣漁隱

少作

荆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為其所向不復更為涵蓄
如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又濃綠萬枝紅
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又平治險穢非無力潤澤焦枯
是有才之類皆直道其胷中事後為羣牧判官從宋次
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
趣乃知文字雖工拙有定限然必視其幼壯雖公方其
未至亦不能力強而遽至也石林詩話

荆公題金陵此君亭詩云誰憐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才
老更剛賓客每對公稱頌此句公輒擊蹙不樂晚年與

平甫坐亭上視詩牌曰少時作此題榜一傳不可追改
大抵少年題詩可以爲戒平甫曰此揚子雲所以悔其
少作也高齋詩話

晚年詩

荆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
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如含風
鳴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裊裊垂讀之初不覺有對偶至
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但見舒閑容與之
態耳而字字細考之皆經槩括權衡者其用意亦深刻
矣嘗與葉致遠諸人和頭字韻詩往返數四其末篇云
名譽子真居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以谷口對壺頭其

三山人

精切如此後數月取本追改云豈愛京師傳谷口但傳
鄉里勝壺頭今集中兩本並存石林詩話

精深華妙

荆公定林後詩精深華妙非少作之比嘗作歲晚詩云
月映林塘靜風涵笑語涼俯窺憐淨綠小立佇幽香携
幼尋新的扶衰上野航延緣久未已歲晚惜流光自以
比謝靈運議者亦以爲然漫叟詩話

格高體下

魯直謂荆公之詩莫年方妙然格高而體下如云似聞
青秧底復作龜兆坵乃前人所未道又云扶輿度陽燄
窈窕一川花謂包含數箇意雖前人亦未易道然學三

謝失於巧耳後山詩話

用意高妙

蔡天啓言荆公每稱老杜鈎簾宿鷺起九藥流鶯轉之句以為用意高妙五字之模措他日公作詩得青山捫虱坐黃鳥披書眠自謂不減杜詩以為得意然不能舉全篇余頃嘗以語薛肇明肇明時被盲編公集徧求之終莫之得或云公但得此一聯未嘗成章也石林詩話

力去陳言

荆公詩云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而公平生文體數變莫年詩益工用意益苦故言不可不謹也後山詩話

善下字

予與鄉人翁行可同舟泝汴因談及詩行可云介甫善下字如荒墟暗雞催月曉空場老雉挾春嬌下得挾字最好如孟子挾貴挾長之挾予謂介甫又有紫萸凌風怯蒼苔挾雨驕陳無已有寒氣挾霜侵敗絮賓鴻將子度微明其用挾字亦與前一聯同藝苑雌黃

用事精切

苕溪漁隱曰上元戲劉貢甫詩云不知太一遊何處定把青藜獨照公此詩用事亦精切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着黃衣植青藜杖叩閣而進向請問姓名我是太一之精天帝聞叩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

懷中竹牒授之見王子年拾遺此事既與貢甫同姓又
貢甫時在館閣也王直方詩話

清景

山谷嘗言天下清景初不擇貴賤賢愚而與之然吾特
疑端爲我輩設荆公在鍾山官牀與客夜坐作詩云殘
生傷性老耽書年少東來復起予各據槁梧同不寐偶
然聞雨落堦除東坡宿餘杭山寺詩云暮鼓朝鐘自擊
撞閉門欹枕對殘缸白灰旋撥通紅火卧對蕭蕭雪打
窻人以山谷之言爲確論冷齋夜話

霜筠雪竹

熙寧庚戌冬王荆公安石自叅知政事拜相是日官僚

造門奔賀者相屬於路公以未謝皆不見之獨與余坐
於西庑之小閣荆公語次忽顛蹙久之取筆書窻曰霜
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欤寄此生放筆揖余而入元豐
癸亥公已謝事爲會靈觀使居金陵白下門外余謁公
公欣然邀余同遊鍾山憩法雲寺偶坐於僧房是日正
當霜雪而虛窻松竹皆如詩中之景余因述昔日題窻
并誦此詩公慨然曰有是乎領略微笑而已隱居詩話

自然

舒州三祖山金牛洞山水聞于天下荆公嘗題詩云水
泠泠而北去山靡靡以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
空歸後人鑿山刊木寢失山水之勝非公題詩時比也

魯直效公題六言云司命無心描物祖師有記傳衣白
雲橫而不度高鳥倦而猶飛識者云語雖奇亦不及荆
公之自然也高齋詩話

紀實

烏石崗距臨川三十里荆公外家吳氏居其間故詩云
不知烏石崗邊路到老相尋得幾回鹽步門在荆公舊
居之前故詩云曲池丘墓心空折鹽步庭闈眼欲穿後

落星寺詩

荆公集中有落星寺詩其末云勝槩惟詩可收拾不才
蓋作等閑來落星寺在彭蠡湖中刘咸臨嘗親見寺僧
言幼時日觀閣中章原道作此詩其前六句皆同其末

云勝槩詩又盡收拾可憐蘇石不曾來蘇石謂子美
卿也後人愛其詩者改末句作荆公詩傳之遂使一篇
之意不完其體與荆公所作詩亦不類若溪漁隱曰直
方所言非也余細觀此詩句語體格真是荆公作餘人
豈能道此今具載全篇識者必能辨之詩云空雲一殿
起崔嵬萬里長江酒一杯坐見山川吞日月杳无車馬
送塵埃鴈飛雲路聲低過客近天門夢易回勝槩惟詩
可收拾不才羞作等閑來王直方詩話

西山寺詩

唐人題西山寺詩云終古礙新月半江无夕陽人謂冠
絕古今以其盡得西山之景趣也金山寺留題者亦多

而絕少佳句惟寺影中流見鍾聲兩岸聞又天多剩得
月地少不生塵為人傳誦要亦未爲至工若用之於洛
星寺有何不可乎熙寧中荆公有句云天末海門橫北
固煙中沙岸似西吳尤爲中的遊齋閑覽

梅花詩

凡詠梅多詠白而荆公詩獨云鬢撚黃金危欲墮帝團
紅蠟巧能粧不惟造語巧麗可謂能道人不到處矣又
東坡詠梅一句云竹外一枝斜更好語雖平易然頗得
梅之幽獨閑靜之趣凡詩人詠物雖平淡巧麗不同要
能以隨意造語爲工公後復有詩云遙知不是雪爲有
暗香來蓋取蘇子卿詩只言花似雪不悟有香來之意

公在金陵又有和徐仲文鬢字韻詠梅詩二首
嶺南有嗽字韻梅詩三首皆韻險而語工非大手筆不
能到也遊齋閑覽

碁詩

荆公碁品殊下每與人對局未嘗致思隨手疾應覺其
勢將敗便斂之謂人曰本圖適性忘慮反苦思勞神不
如且已與葉致遠敵手嘗贈致遠詩云垂成忽破壞山
斷俄連接是知公碁不甚高又云諱輸寧斷頭悔恨仍
搏頰是又未能忘情於一時之得喪也茗溪漁隱曰介
甫有絕句云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戰罷
兩奩收黑白一枰何處有虧成觀此詩則圖適性忘慮

之語信有證矣若魯直於棊則不然如心似蛛絲遊碧
落身如蝸甲化枯枝則苦思忘形較勝負於一着與介
甫措意異矣 遊齋閑覽

虎圖

荆公嘗在歐公坐上賦虎圖衆客未落筆而荆公章已
就歐公亟取讀之爲之擊節稱歎坐客閣筆不敢作若
溪漁隱曰西清詩話中亦載此事云此乃體杜甫畫鷓
行以紆急解紛耳吾今具載二詩讀者當有以辨之荆
公虎圖詩云壯哉非罷亦非驅目光夾鏡當坐隅橫行
爰尾不畏逐顧盼欲去仍躊躇卒然我見心欲動熟視
稍稍摩其鬚固知畫者巧爲此此物安肯來庭除想當

槃礴欲盡時睥睨衆史如庸奴神閑意定始一掃功與
造化論錙銖悲風颭颭吹黃茆上有寒雀驚相呼槎牙
死樹鳴老鳥向之俛啣如哺鷓山牆野壁黃昏後馮婦
遙看亦下車杜甫畫鷓行云高堂見老鷓颯爽動秋骨
初驚无拘挛何得立突兀乃知畫師妙功刮造化窻寫
此神俊姿充君眼中物烏鵲滿樛枝軒然恐其出側腦
看青霄寧爲衆禽沒長翮如刀劍人寰可超越乾坤空
崢嶸粉墨且蕭瑟緬思云沙際自有煙霞質吾今意何
傷顧步獨紆鬱 漫叟詩話

集句

荆公莫年喜爲集句唐人號爲四躰黃魯直謂正堪一

笑耳司馬溫公與武定從事同幕私幸營妓而於公諱
之常會僧戶公往迫之使妓踰垣而去度不可隱乃具
道公戲之曰年去年來來去忙暫偷閑卧老僧床驚回
一覺游仙夢又逐流鶯過短牆杭之舉子中老榜第其
子以緋讓之客賀之曰應是窮通自有時人生七十古
來稀如今始覺爲儒貴不着荷衣便着緋壽之醫者老
娶少婦或嘲之曰倚他門戶傍他墻年去年來來去忙
採得个花成蜜後爲他人作嫁衣裳真可笑也後山詩話

猿鶴不知

王介字中甫衢州人博學善譏諷嘗舉制科不中與荆
公游甚款然未嘗降意少相下熙寧初荆公以翰林學

士被召前此屢召不起至是始受命介以詩寄云草庐
三顧動春蟄蕙帳一空生曉寒盖有所諷荆公得之大
笑它日作詩有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之
句盖爲介發也石林詩話

詩病

今州縣之間隨其小大皆有富民此理勢之所必至所
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然州縣賴之以爲強固家恃之
以爲固非所當憂亦非所當去也能使富民安其富而
不橫貧民安其貧而不匱貧富相恃以爲長久而天下
定矣介庸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貧
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爲兼井之詩其詩曰

三代子百姓公私无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
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誅勢亦死自來後世
始倒持黔首遂難裁秦王不知此更築懷清臺礼義日
以媮至經久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時所哈俗吏不知
方措克乃為才俗儒不知變兼并可无摧利孔至百出
小人私闖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及其得志專以
此為事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民无貧富兩稅之外
皆重出息十二吏緣為奸至倍息公私皆病矣呂惠卿
繼之以手實之法私家一毫以上皆籍於官民知有奪
取之心至於賣田殺牛以避其禍朝廷覺其不可中止
不行僅免於乱然其徒世守其學刻下媚上謂之享上

下山人

有一不享上皆廢不用至於今日民遂大病原其禍出
於此詩盖昔之詩病未有若此酷者也 蘇子由

秋菊落英

歐公嘉祐中見王荆公詩黃昏風雨暝園林殘菊飄零
滿地金笑曰百花盡落獨菊枝上枯耳因戲曰秋英不
比春花落為報詩人子細看荆公聞之曰是豈不知楚
詞夕餐秋菊之落英歐陽九不學之過也 西清詩話

荆公此詩子瞻跋云秋英不比春英落說與詩人子細
看盖為菊無落英故也荆公云蘇子瞻讀楚詞不熟耳
予以謂屈平餐秋菊之落英大槩言花衰謝之意若飄
零滿地金則過矣東坡既以落英為非則屈原豈亦謬

誤乎坡在海南謝人寄酒詩有云謾遶東籬嗅落英又何也若溪漁隱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為報詩人子細看此是兩句詩余於六一居士全集及東坡前後集徧尋並無之不知西清高齋何從得此二句詩互有譏議亦疑其不審也高齋詩話

余按楚詞夕餐秋菊之落英落之為義始不落也初也如
乃可餐荆公賦黃菊不凋春華落為報詩人子細看之
西清以為歐公高齋以為蘇公未詳孰是而所記半
山借秋菊落英之說一則曰歐九不知楚詞者特知
子瞻之不與楚詞以落英為飄落之落耳雖然山豈真
魚原之心不與楚詞者亦不過執物以遂非而已西
葉公每誦楚詞者亦不過執物以遂非而已西
到離披之句梅聖俞續評菊

雲堂

如天花變現

東坡作文如天花變現初无根葉不可揣測如作蓋公堂記共六百餘字僅三百餘字說醫醉石道士詩共二十八句却二十六句作假說推用兩句收拾作鶴嘆則替鶴分明室中語

長於譬喻

子瞻作詩長於譬喻如和子由詩云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爪鶴飛那復計東西守歲詩云欲知垂尽歲有似赴壑蛇脩鱗半已没去意

誰能遮况欲繫其尾雖勤知柰何畫水官詩云高人豈
事畫用筆乃其天譬如善遊人一一能操船龍眼詩云
龍眼為荔枝異出同父祖端如柑与橘未易相可不皆
累數句也如一聯即少年辛苦真食菜老境清閑如啖
蔗如一句即雪裏波菱如鐵甲之類不可勝紀陵陽室
中語

海棠詩

東坡作此詩詞格超逸不復蹈襲前人其詩有嫣然一
笑竹籬間桃李漫山揔麓俗自然富貴出天姿不待金
盤薦華屋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林深霧
暗曉光遲日暖風輕春睡足雨中有淚亦淒愴月下無

人更清淑元豐間東坡謫黃州寓居定惠院院之東小
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時必為携客置酒
已五醉其下矣故作此長篇平生喜為人寫蓋人間刊
石者自有五六本云誠平生得意詩也

梅詩

東坡嗽字韻三首皆擺落陳言古今人未嘗經道者三
首並妙絕第二首尤奇詩云羅浮山下梅花村玉雪為
骨冰為髓紛紛初疑月挂樹耿耿獨與參橫昏先生索
居江海上悄如病鶴栖荒園天香國艷肯相顧知我酒
熟詩清温蓬萊宮中花鳥使綠衣倒挂扶桑暎抱叢窺
我方醉卧故遣啄木先敲門麻姑過君急洒掃鳥能歌

舞花能言酒醒人散山寂寂惟有落朶粘空樽注云嶺南珍禽有倒挂子綠毛紅喙如鸚鵡而小自東海來非塵埃間物也

芙蓉城詩

游芙蓉城元豐元年三月余始識子高問之信然乃作此詩云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玉珠簾玉案翡翠屏雲舒霞卷千娉婷中有一人長眉青炯如微雲澹踈星往來三世空鍊形竟坐誤讀黃庭經天門夜開飛爽靈无復白日乘雲軒俗緣千劫磨不盡翠被冷落淒餘馨因過緱山朝帝廷夜聞笙簫弭節聽飄然而來誰使令皎如明月入窻櫺忽然而去不可尋寒衾虛幌

風泠泠仙宮洞房本不為夢中同躡鳳凰翎徑渡萬里如奔霆玉樓浮宮聳亭亭夫書雲篆誰所銘遙樓飛步高玲娟仙風鏘然韻流鈴濛濛形開如酒醒芳卿寄謝空丁寧一朝履水不反瓶羅巾別淚空熒熒春風花間秋葉零世間羅綺紛臙腥此生流浪隨滄溟偶然相值兩浮萍願君收視觀三庭勿與嘉穀生蝗螟從渠一念三千齡下作人間尹與邢東坡此詩最為流麗故秦太虛與東坡簡云素紙一軸敢冀醉後揮掃近文并芙蓉城詩時得把玩以慰馳情

詩人寫人物態度至不可移易元微之李娃行云鬢髮
我我高一尺門前立地看春風此定是娼婦退之華山

女詩云洗粧拭面着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此定是女
道士東坡作芙蓉城詩亦用長眉青三字云中有一人
長眉青炯如微雲淡踈星便有神仙風度許彥周詩話

三良詩

秦繆公以三良殉葬詩人刺之則繆公信有罪矣雖然
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以陳尊已魏顙之事觀之則
三良亦不容無譏焉昔之詠三良者有王仲宣曹子建
陶淵明柳子厚或曰心亦有所施或曰殺身誠獨難或
曰君命安可違或曰死沒寧分張曾無一語辨其非是
者唯東坡和陶云殺身故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為社稷
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顙真孝愛

三良安足希審如是言則三良不能無罪東坡一篇獨
冠絕於古今苕溪漁隱云余觀東坡秦穆公墓詩意全
與和三良詩意相反蓋是少年時議論如此至其晚年
所見益高超人意表此揚雄所以悔少作也詩云昔公
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
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垂死雌黃

與王慶源詩

與王慶源詩云青衫半依霜葉枯遇民如兒吏如奴吏
民莫作官長看我是識字耕田夫妻啼兒號刺史怒時
有野人來挽鬚拂衣自注下下考羊魁豆飯吾豈無山
谷云庭堅最愛此數韻王直方詩話

語意高妙

題碧落洞詩云小語輒響碧空山白雲驚此語全類李太白後自嶺外歸次韻江晦叔詩云浮雲時事改孤月此心明語意高妙如參禪悟道之人吐露曾襟無一毫窒礙也漁隱

詩意佳絕

東坡云世謂樂天有鬻駱馬放楊柳枝詞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夢得有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則是樊素竟去也予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亂去獨朝雲者隨予南遷因讀樂天集戲作此詩朝雲姓王氏錢

塘人嘗有子曰幹兒未暮而夭云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揔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茗溪漁隱曰詩意佳絕善於為戲略去洞房之氣味翻為道人家風非若樂天所云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但自詫其佳麗塵俗哉

詠物詩首四句便能寫盡

李太白潯陽紫極宮感秋云何處聞秋聲脩脩北窓竹回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東坡和韻云寄卧虛寂堂月明浸踈竹冷然洗我心欲飲不可掬予謂東坡此語清拔優於太白大率東坡每題詠景物於長篇中只篇首

四句便能寫盡語仍快健如庐山開先漱王亭首句云
高巖下赤日深谷來悲風擘開青玉峽飛出兩白龍谷
林堂首句云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踈美哉新堂成及
此秋風初行瓊儋間首句云四州環一島百洞蟠其中
我行西北隅如渡月半弓藤州江下夜起對月首句云
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端如徑寸珠墮此白玉盤此
聊舉四詩其他甚衆又栖賢三峽橋詩有清寒入山骨
草木盡堅瘦之句此語尤精絕他人道不到也漁隱

一洗萬古

余在南江城或者稱之然僅與曹大家爭衡耳惟東坡
赤壁二賦一洗萬古欲髣髴其一語畢世不可得也唐

子西語錄

南遷以後精深華妙

呂丞相跋杜子美年譜云考其辭力少而銳壯而肆老
而嚴非妙於文章不足以至此余觀東坡自南遷以後
詩全類子美夔州以後詩正所謂老而嚴者也子由云
東坡謫居儋耳獨善為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
氣魯直亦云東坡嶺外文字讀之使人耳目聰明如清
風自外來也觀二公之言如此則余非過論矣詩話

文過有理

東坡曰吾有詩云日出東門步尋東城遊城門抱關
卒怪我此何求我亦无所求駕言寫我憂章子厚謂參

寥曰前步而後駕何其上下紛二也僕聞之曰吾以尻
為輪以神為馬何曾上下乎參寥曰子瞻文過有理似
孫子荆子荆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

波瀾浩渺

東坡長句波瀾浩大變化不測如作雜劇打猛顛入却
打猛顛出也三馬替振鬣長鳴萬馬皆瘖此記不傳之
妙孝文者能涵泳此等語自然有入處 呂氏童蒙訓

簾紋如水帳如煙

邢博夫言掃地焚香閉閣眠簾紋如水帳浮煙客來夢
竟知何處挂起西窗浪接天此東坡詩也嘗題於余扇
山谷初讀以為是劉夢得所作 王直方詩話

失於粗

蘇詩始李劉禹錫故多怨刺李不可不謹也晚李太白
至其得意則似之矣然失於粗以其得之易也 後註

蘇過詩

東坡云兒子過嘗作林擒詩云熟顛无風時自落半
迎日鬪鮮紅於等輩中亦號有思致者今已老无他技
但亦時出新句也嘗作酸棗尉有詩云葉隨流水歸何
何處牛載寒鴉過別村此句亦可喜也 吾溪漁隱曰蘇
叔黨過賦鼠鬚筆云太倉失陳紅狡尤得餘腐既與丞
相款又發廷尉怒磔肉餓餓猫紛鬚雜霜兔插架刀槊
健落紙龍蛇驚物理未易詰時來即所遇穿墻何卑微

託此得佳言其步驟氣格殊有父風也

合玉屑卷十七

二十

詩人玉屑卷十七



